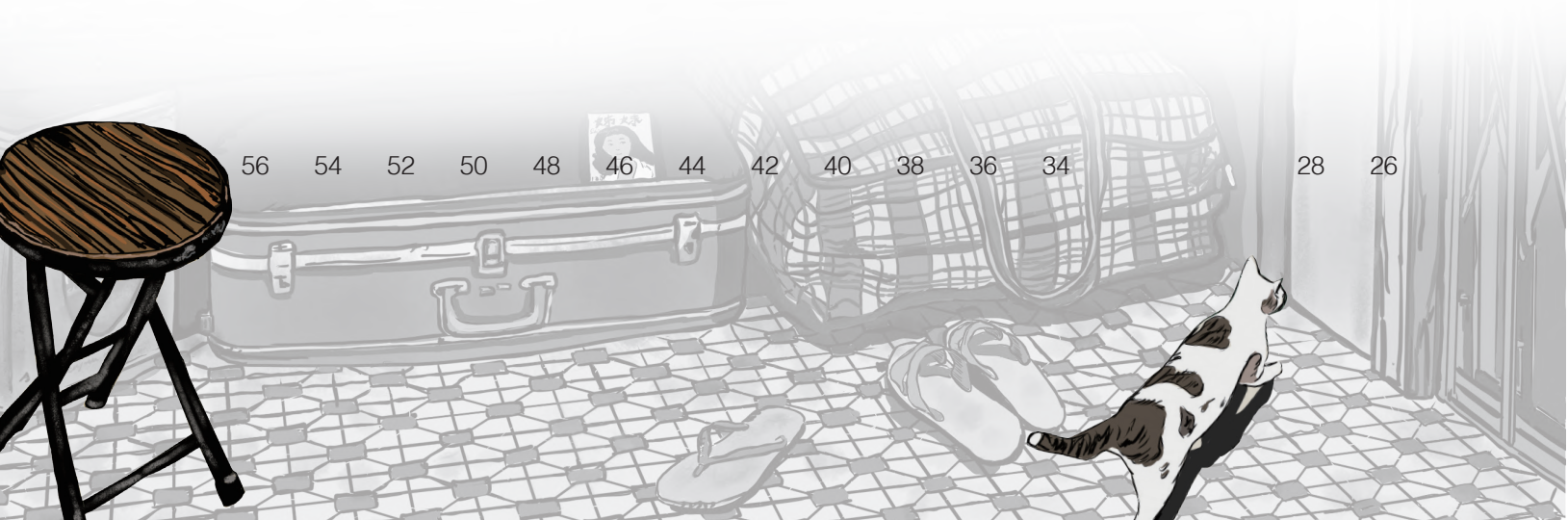


目錄

序一 我們的青春	趙永佳	iii
序二 讓世界停留在一九八四	李照興	v
八十年代的人		
曾經很親切隨和的香港人		2
街坊平台		4
同舟共濟度中秋		6
茶餐廳的常餐		8
涼茶舖之「曾經有間在左近」		10
士多可賒借		12
香港好人飛髮師傅		14
電視汁撈飯食		16
香港工匠		18
香港修理行業		20
書中自有黃金屋之寫信佬		22
香港沒有中藥師		24
八十年代的事		
香港鐵道員		26
街頭書法家九龍皇帝		28
已消失的茶樓		34
維多利亞的排檔年華		36
食魚蛋生蛔蟲		38
戲院還是電影院？		40
戲棚也是兒童樂園		42
中環坐船		44
桌球室多過銀行		46
香港木屋區迷宮		48
九龍城的天空		50
龍舟與鳳艇		52
鯊魚亂咬人冇陰功		54
萬宜水庫新危機		56





香港郊外旅行之瀑布篇

香港很大鑊

八十年代的景

香港招牌

砌模型時代

二樓書店——香港文青啟蒙地

八十年代的偶像文化

滾軸溜冰之沒宅男時代

香港戰前舊樓

食夜粥去舞獅

荒廢小學

香港有梯田的農村

屋邨巴士站

58

60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出前一丁公仔麵

東方之珠的哀愁與探險

外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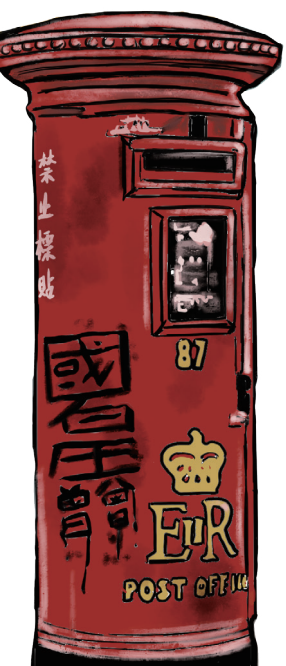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福來邨

——街坊陳偉強的故事

84

86

92



序 我們的青春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趙永佳

我並不認識《香港風情畫》的作者，只覺得真是「百人百樣」。他的經歷非常傳奇，由香港到日本，再到內地，現在又以「老香港」為題材出版本書。他的畫功，老實說，我的文字功力不夠，不太會形容，只有一個字，就是「靚」。我尤其喜歡畫中的斑斕色彩，和非常細緻的描寫，代表作可算是「二樓書店」及「士多」兩幅插畫。

我是「六十後」，年紀比作者大一輪，八十年代是他的青少年期，但我一九八一年已上大學。不過，書中所見的八十年代人和事，其實很多都是我在七十年代已經歷過的，因此閱讀的時候，也非常有感觸。

以二樓書店為例，我高中的時候家住旺角，每天下課後，很多時也會泡書店，樂文書店我也常去，當然還有田園和灣仔的青文。預科的時候，我還是一名正宗「史佬」，而旺角波文書店裏面，有不少龍門書店翻印內地的文史哲書籍。我還記得在那裏把三冊《資本主義萌芽論文集》「打書釘」看完。另外一家書店作者當時也未必去過，就是後來搬到灣仔的曙光書店。八十年代初「馬老闆」馬國明首先由打游擊的書展「落地」開書店，地址就在旺角新興五月花夜總會的那幢樓上面。我進大學之後，如果下課後沒有別的事情，都會到上面流連一下。當時我們銀根短缺，買書時候少，「打書釘」時候多，但馬老闆不但不介意，還會在適合我們的新書出版後介紹一下，也會為我

們留起書籍，等到有錢時方帶走。在還未有亞馬遜（Amazon）的時代，如沒有曙光，大抵我們的學術生涯也會大受打擊。

另外一家書店，作者可能也沒有去過，但對我的漫畫生涯有極大的影響，就是豪生書店。七十年代末，除了《漫畫週刊》之外，我們接觸日本漫畫的渠道，就是大量香港翻印台灣的翻譯本（當然也是盜版）。豪生當時就在上海街，離我家不遠。我記得我的《愛與誠》、《男大空》、《淚眼煞星》等都是在上面一整套補購的。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才有官方授權的翻譯本，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漫畫租書店就變得成行成市了。

另外一段我們的共同經歷，就是桌球。不過我中學時代的英式桌球室名聲不大好，有點黑幫林立的味道，因此我在中學階段並不常去。反而在高中時候開了幾家美式桌球室，玩的是「細枱」美式十六波，而不是英式的「士碌架」。當時最出名的就是「美國寶」，除了美式桌球，也有少許波子機等機動遊戲，現在據說已完全轉型成為「機舖」。

書中另一段我很有共鳴的描述，就是八十年代的偶像文化。我的年紀比作者大，只在中學階段對本地偶像有興趣，因此我的記憶是溫拿和陳秋霞等。到了八十年代基本上已對本地偶像缺乏興趣，轉而沉迷日本偶像，如中森明菜、松田聖子、近藤真彥、Checkers、安全地帶，當然還有仍然活躍日劇界

的小泉今日子。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給我的回憶。

無論你是「六十後」，還是「七十後」，甚至是「八十後」，相信書中的種種生活點滴都會勾起不少回憶。上茶樓、茶餐廳、柴油火車，都是我們已逝去的青春。不過作者所描繪的，都以「老香港」為主，但八十年代其實也是香港消費社會的黃金時代，例如日本文化除了漫畫和流行音樂外，日本百貨公司如大丸、三越，也是當時的潮人去處。而除了茶餐廳及茶樓外，其實八十年代我們去得更多的，可能是剛在香港登陸的麥當勞。不知道作者會不會考慮把當時覺得摩登，但現在已變臉的城市面貌紀錄一下？

序一 讓世界停留在一九八四

作家、文化評論人 李照興

《香港風情畫》像一部七十年代老派邵氏電影的片名，喚起的卻是八十年代的生活點滴記憶。除了宏觀的街頭風景，最有印象的一個場景，是一幅模型玩具店內似有還無的情節。

那隱約的情節，關乎我們一整代人的少年成長經驗。白恤衫灰色校服褲（有點吊腳）的少年，在模型店裏如獲至寶的把弄着砌好的一個實物，牆上是疊得高高、一盒一盒的模型盒（當年流行「雙星」），當中總會有一兩個很想擁有但還未得手的型號（可能是考試高分的獎勵，或儲夠錢才能買到的夢想禮物）。一幅圖，述說的是一種共同成長印記。那些模型店已然買少見少，同時帶走砌模型這種少年愛好。那個時候的香港去了哪裏？

《香港風情畫》由兩組繪圖作品組成，彩色一組如萬花筒拼貼着今天已不再一樣的香港歲月城市景觀，今天看來如何陌生也好，但過來人總會心領神會。與其說是八十年代，不如說成是舊香港平民生活的繁花盛放：馬路旁大廈林立附以各式手寫或楷體招牌、密集的街角店舖、每樓層單位必有的窗花、對面近距離就是另一座樓宇、紅色有皇冠的郵筒、屋邨單位內的深啡色木紋摺枱、紅色碌架牀、街坊士多地上的細格地磚、屋邨遊樂場的圓球攀爬、公屋走廊及鐵閘。一切都熟悉不過，看一眼也難忘。

特別有感覺的是細密的筆觸，對照同樣或者可說是更為密集式的香港街頭風情，如果城寨是種極端的香港空間美學，甚至被後現代學派說成是一個反烏托邦的地理依據，那是因為，它正是香港空間視覺特色的典型：超高密度、雜亂生成，但自成秩序。《香港風情畫》也將成為一本具備這種論述特色的感性記錄作品，因為它用了對應的密集描繪筆法，記錄着同樣是密度過高、過度擁擠的香港生存空間狀態。從啟德機場到招牌林立的街道，由火車站走到郊區，還有如今已少見的山上木屋區，在物理上細密的描繪之餘，還添上另一個時間的維度——用筆觸重建了那個已然逝去的城市面貌。

這些圖像，又似記錄檔案片，這和它的視覺來源有關。這在於創作上，作者大量參考香港老照片和明信片，使它的時代感有着不協調。正如那畫中的雙層巴士，未必是八十年代款式，那建築羣中的中環也不一定是該時代的中環，但這不要緊，反正它就是一個有關逝去的香港近代的總體印象呈現，給過來人一看即知的共鳴，重拾不能再回來的記憶與場景。

彩圖與附帶文字的隨意組合，看似零碎，把當時生活點滴寄託在繪畫之中，可是黑白的短故事卻把這些繪畫的意義，盡情接駁到整個時代的主題中——甚至可作為一個借古說今的敘事藍圖。

就是說，彩本和黑白故事兩相結合來看，那鬆散的故事，那魂遊式的香港漫蕩，其土壤原本就可在那些彩色單張圖中看到。從那些帶意識流的故事中，我們彷彿看到一個遊魂在香港一天的出行，那僧人可以是個平常人肉眼看不出的天使或靈魂，帶着《尤利西斯》或至少是《酒徒》式的浪蕩體驗，在創作中重建一個城市的種種片面。不同的是，今次較罕有地用繪畫加上漫畫的形式出現。

那也是香港漫畫創作的異類，用了日本的漫畫畫風之餘，卻披上個人與城市記憶的內核，使它多了一種文學性的立足。它展現了一種香港原生作品的罕見思路，通過漫畫來追尋一段香港成長史，消失地標，變異人情。不限於作者自己一代，還合理地聯上了廣東省南來家庭的線索，把場景延展至內地，刻劃着中國南方至香港流散幾代的命運記憶交叉路徑。

的確，故事雖然鬆散，但比喻是顯明的，符號暗示明示無處不在。渡輪上早逝的年輕哥哥，以及在高鐵上回憶前塵的弟弟，像平行世界，逝去的凝固在那個時空，不知日後變好還是變壞了。留下來的，遇見今天物非人也非的年頭，難免留戀着過去。

茶餐廳的常餐

這篇文章並非要詳談茶餐廳的歷史，因為一開始解釋可能有如舊社會老婦人纏腳布一樣長，在這裏只想講述八十年代自己最熟識的那部分。

茶餐廳風味

記得從小開始去茶餐廳吃常餐、午餐，出家後偶爾回港就會去一些老字號茶餐廳吃西餅。諸位沒看錯，是「西餅」，如今很多茶餐廳已徒具虛名，亦非跟當年一樣出售各種自家製食品。據說，今天許多售賣的食品都從鄰近地區急凍運來。往昔一般茶餐廳通常有菠蘿包出售，表皮香脆，但近年很多人說脆皮含有「反式脂肪」，很不健康，不符合甚麼世衛標準……現在吃甚麼會被認為健康養生呢？

除了菠蘿包，核桃朱古力（普通話為巧克力）西餅和西多士也是許多老字號茶餐廳的馳名美食，配上一杯奶茶或香濃咖啡，就是最典型港式下午茶品味。當然現在有人認為，連鎖咖啡店的麵包更好吃，但要知道昔日茶餐廳的麵包西餅不會放進微波爐「叮熱」（我一向對微波爐加熱的食物沒好感，因容易燙傷口腔）。或許有人又會說茶餐廳沒有「單品咖啡」，但高貴咖啡店也沒有「絲襪奶茶」啊；再說八十年代多數香港人對咖啡認識不深，大家只知道茶餐廳有價錢實惠的早午晚餐和各種飲品西餅，而且下午茶時份通常都很寧靜，街坊可以看書閱報喝咖啡。今天連鎖咖啡店就相當吵鬧，甚至不歡迎顧客帶平板電

腦去寫作，因租金昂貴云云。我曾經買了一杯熱茶坐上半年寫稿卻被人投訴：「你唔好咁啦！」

茶餐廳盛產「影評人」

其實，茶餐廳的功能不只提供飲食和照顧街坊小孩（家長買一杯汽水給子女，讓其獨坐在茶餐廳半天）。在手機還沒面世，也沒網絡的時代，茶餐廳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交際場所，當年很多文藝青年都會在電影散場後相聚在茶餐廳交換觀賞心得。比如我便曾插嘴跟一些大哥哥討論過「高達」，但原來他們談的是法國新浪潮導演尚盧·高達而非日本機械人。無論如何，茶餐廳都曾充滿文藝氣氛，因人與人之間面對面交流，甚至有時候十個朋友同坐一桌，跟在連鎖咖啡店一個人拿着手機拍蛋糕又傻笑或憤怒刷屏是兩回事。

走筆至此，突然想起「西多士配朱古力奶」。以前人們覺得西多士太甜難入口，特別是加蛋後就更重口味，但自從北上後就很懷念香港茶餐廳的廉價西餅和咖啡。說實話，內地二、三線城市的物價也頗高，而且付出同樣價錢也不一定吃到同等質量的食品。記得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前後，我在各大小胡同都找不到廉價咖啡和西餅，「饅頭或清真蔥油餅可以嗎？」對方問……就算今天和香港本是同源文化的廣州，也不容易找到廉價而味道又好的西餅咖啡。因從事飲食的廣州人不多；外來如湖南、廣西、江西的無牌廚師，在廣州能做甚麼西餅或素食呢，請問？

